

黄昏的故事

狄更斯短篇小说选

狄更斯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

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第一辑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等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于2011年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此次推出第二辑,精选了海明威、霍桑、狄更斯、毕尔斯、都德五位名家的短篇作品。之后,还有可能推出第三辑。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目录

一个孩子的星星梦

四姐妹

黑面纱

黄昏的故事

信号员

走进上流社会

点灯人

咧咧破太太的公寓

咧咧破太太的遗产

一个孩子的星星梦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最爱四处游荡，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有个姐姐，是个小女孩，终日相伴他的左右。这俩孩子常常整天对身边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叹于花的美丽，惊叹于天空的高远与蔚蓝，惊叹于明亮河水的幽深，也惊叹于上帝——这个可爱世界的缔造者——他的仁慈与力量。

有时候，他们常常会相互发问——如果这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都死了，那么花朵、河水和天空会为他们感到难过吗？他们坚信，它们会感到难过的。他们说，因为花蕾是鲜花的孩子，山谷中欢快奔腾的小溪是河水的孩子；那些整夜在天空

中玩捉迷藏的小光点，一定也是星星的孩子。若它们再也看不见自己的玩伴——人类的孩子，一定会伤心的。

每天晚上，总会有一颗清澈明亮的星星，在其他星星之前出现在夜空中，在教堂尖顶附近，在墓地的上空。他们觉得，这颗星星比周围其他的星星都大，都美丽。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手拉着手站在窗边，等候着这颗星星的到来。不论谁先看到，都会叫出声来。“我看见那颗星星了！”但更多时候会听到他们俩齐声大喊，因为星星升起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早已了然于胸。渐渐地，那颗星星也仿佛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每天就寝之前，他们都要向窗外再张望一眼，向星星道声晚安。他们转过身去准备入睡时，还会念上一句：“上帝啊，保佑那颗星星吧！”

可是在姐姐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哦，非常、非常年轻，她居然就如鲜花般枯萎了。她变得十分虚弱，晚上也无法站到窗边等候星星。于是，那个忧伤的小男孩只能孤独地望着窗外。每当看到那颗星星时，他都会转过身对床上那张苍白的病容说：“我看见星星啦！”姐姐的脸上会浮出一丝笑意，然后操着微弱的嗓音回答道：“上帝啊，保佑我的弟弟和那颗星星吧！”

时光的脚步，居然是那样匆匆！小男孩依旧独自望着窗外，可床上再也不见那张熟悉的面庞。墓地之中，从

此多了一块之前未曾见过的小墓碑。那颗星星还是每晚如约将遥远的光芒投射在他身上；可他眼中，分明闪烁着泪光。

如今，这颗星星的光芒如此明亮，仿佛铺就了一条从人间通往天堂的光明之路。每当小男孩只身一人躺上孤独的床，他都会梦见那颗星星。在梦境里，他就躺在现在的地方，眼见着成队的人在天使的指引下，走上这条光明之路。甫一开启，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光明而神圣的世界，有更多的天使在那儿等着迎接他们。

守候在此的天使们，向这些刚被带上星星的人投以笑盈盈的目光。有些天使从长长的队列中走出来，落到人们的脖子上，送上温柔的香吻，然后欢快地伴随着他们，一起消失在那条星光大道尽头。小男孩躺在床上，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但是，也有许多天使没有同人们一道离开；这其中，就有一张他非常熟悉的面孔。那曾经躺在床上、一蹶不振的病容，如今竟变得神采奕奕、光彩照人。但是他的心仍指引着他，在天堂的主人中找到了自己的姐姐。

已经变为天使的姐姐，在那颗星星的入口处徘徊许久，然后问那位把人们从凡间引向天堂的天使长——

“我弟弟来了吗？”

天使长答道：“没有。”

她满怀希望地转过身，只见小男孩张开双臂，大声呼喊：“噢，姐姐，我在这儿呢！带我走吧！”她也转过头来，向他投以充满笑意的目光。然后，夜幕降临。星光射入小男孩的房间里，遥远的光芒投射在他身上；他的眼中，又一次闪烁着泪光。

从那以后，小男孩每次看到那颗星星，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生命走到尽头时，终要归去的那个家。他想，自己也许不仅仅属于凡间，也属于那颗星星——因为他的姐姐已经去了那里，还成了天使。

这个家中迎来了一个新生命，小男孩也多了一个弟弟。可就在他刚出生不久，还没学说话的时候，他居然在床上两腿一伸，离开了人间。

于是小男孩在梦中，又看见那颗星星敞开了大门。又有成队的人，在天使的陪伴下来到这里，天使又向他们的脸上投以充满笑意的目光。

已经化为天使的姐姐又对天使长说——

“我弟弟来了吗？”

天使长答道：“那个弟弟没有来，来的是另一个弟弟。”

于是小男孩看到那已化为天使的弟弟，躺在已化为

天使的姐姐怀抱里，哭喊着：“噢，姐姐，我在这里！带我走吧！”姐姐转过头笑盈盈地看着他，那颗星星又开始闪烁了。

小男孩慢慢长大，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有一天，他正忙着伏案读书时，一位年老的仆人走到他跟前，对他说——

“您的母亲离开了人世。我带来了她对宝贝儿子的祝福！”

那一晚，他又在梦里看到了那颗星星，还是从前见过的那一群天使和那一群人。已化为天使的姐姐又对天使长说——

“我弟弟来了吗？”

天使长答道：“您母亲来了！”

一声响亮的呼喊，带着喜悦，响彻星星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妈妈又能和她的两个孩子重聚了。他只能张开双臂，大声喊道：“噢，妈妈，姐姐，弟弟，我在这里！带我走吧！”他们却答道：“还没到时间呢。”那颗星星又开始闪烁了。

他长大成人，头发已经有些许灰白的颜色。他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悲伤让他感到异常沉重。就在他的脸庞浸润在涟涟的泪水中时，那颗星星又一次敞开了大门。

已经化为天使的姐姐又对天使长说——“我弟弟来

了吗？”

天使长答道：“没来，可是他尚未出嫁的女儿来了。”

这个曾经的小男孩，如今的父亲，看到了不久前过世的女儿。她成了一个天国中的生灵，和他三位逝去的亲人站在一起。他说：“我女儿的头依偎在我姐姐的胸前，她的胳膊环绕在我母亲的脖子上，她的脚旁则是大她一辈的婴儿……我已经能够忍受与她的别离，感谢上帝！”

那颗星星又开始闪烁了。

就这样，小男孩成了一位年迈的老人。他那原本光滑的面庞，如今已经布满了皱纹。他走起路来缓慢而吃力，背也驼了。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孩子们围绕在周围。只听他大喊一声，就好像是很久以前的那声呼喊——

“我看见那颗星星啦！”

孩子们彼此耳语道：“他快要走了。”

他答道：“我的确要走了。年纪像一件外衣，马上就要从我身上滑落了。我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向那颗星星奔去。哦，主啊，现在我要感谢您，让那颗星星时时敞开它的大门，收留了那些等待着我的亲人！”

那颗星星又开始闪烁了。这一回，是在他的墓碑上空。

四姐妹

我们这位老太太，和她那些不省事儿的邻居一道，就住在这排房子里。毫无疑问，这狭小空间内角色数量，比整个教区其他地方加起来还多。但是我们必须遵照先前的安排，不能让这个故事里的人数超过 6 人；所以也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几位，话不多说，马上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威利斯家的四姐妹，13 年前就在这教区住下了。聊起“时间不等人”这句古训，真是叫人感旧伤怀啊。哪怕是再美丽的姑娘，也逃不出这句话所昭示的自然规律。我们似乎也愿意刻意掩盖一个事实，即便时光倒回 13 年，威利斯

家的四姐妹也已不年轻了。我们的职责，就是忠于事实，记录下这教区发生的种种。不过我们也不会否认，这 13 年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男婚女嫁这些事情上的决定权。看看吧，四姐妹中最年轻的妹妹总也没有找到安定的归宿；最年长的姐姐倒是嫁得不错，至少是超过了所有人的期望值。好吧，威利斯家的四位小姐当时租下了这座房子。这房子粉刷一新，从里到外归置得整整齐齐：屋里的墙壁都装上了护壁板，大理石瓷砖擦得锃亮，旧的壁炉拆了，安装了带有挡板的壁炉，还能供人照着整衣冠呢。后院栽了 4 棵树，又拿好几篮碎石子儿铺洒在前院。好几车精致的家具随即运来，窗户安上了百叶窗帘。她们家雇来了进行各种准备、调整和安装的木匠们，对着来自这一排房子中各家的侍女轮流悄悄叨咕着什么——这阵势，才配得上这 4 位威利斯小姐大张旗鼓的营造规模么。于是侍女们传话给她们家的“小姐们”，小姐们又转头告诉她们的朋友们，一则含糊不清的流言就在整个教区间流传开来了——说是戈登广场 25 号，已经被 4 个家资殷实的未婚小姐租下来了。

终于，威利斯家的四姐妹搬进来了，然后邻居们也开始挨个上门拜访了。这屋子整齐到了极致——威利斯家的四姐妹也是如此。每件事情都规矩、生硬，甚至冰

冷——威利斯家的四姐妹也是如此。一套桌椅中的一张椅子被移开了本来的位置,这种事情你不可能看到——哪一位小姐脱离了威利斯家四姐妹的队伍,你也不可能看到。她们永远都是坐在同一处,在同一时间,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大姐在编织,二姐在画画,两位小妹妹则在钢琴边上四手联弹。她们几乎不可能脱离彼此而存在,仿佛已然下定决心,一起度过生命中的寒冬。她们就像是帐帘上的美惠三女神,后面跟着个小妹妹,就好像学校晚餐加了个菜一样——又好像是命运三女神带着个小妹妹——又好像是两对连体双胞胎一样。大姐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四姐妹的脾气也旋即一道涨了上来。大姐变得易怒,却无比虔诚——于是四姐妹也一道变得易怒,而且无比虔诚。甭管大姐做什么,3位妹妹都会效仿;无论其他人做什么,其他3位姐妹也会一致反对。然后她们一道成了素食者,彼此之间维系着极致的平衡;有时也会一道外出,或者在家中“以一种安静的方式”陪伴着彼此,有时也会冷冷地招呼邻居。就这样度过了3年,可宁静的日子却被一件始料未及的大事件打乱了。威利斯家的四姐妹仿佛由冬天瞬时转至夏天,冰霜开始融化,她们世界中的一切也仿佛冰雪消融了。什么样的事情竟有如此的功效?她们中的一位就要嫁

人了！

现在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位丈夫到底是何方人士，这可怜的人又促发了怎样的情感，抑或是他如何才能对威利斯家的四姐妹晓之以理，让她们说服自己，把其中的一位姐妹嫁出去，而不是索性一道嫁了。这问题未免过于深奥，岂是我们局外人所能解决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威利斯家的四姐妹准许了罗宾逊先生（他是一位政府公务员，工资可观，自己也有一小笔家产）上门拜访的请求，这位罗宾逊先生还颇懂礼数地向她们表示了倾慕。邻居们倒是焦急万分，几近发狂，想要知道威利斯家的四姐妹中到底谁是那个幸运儿。大姐随后宣布的一个消息，却让这个众人都想解开的谜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要嫁给罗宾逊先生了。”

这事儿的确非同寻常。她们长相几乎一样，彼此之间无甚差别，而众人的好奇心——包括老太太在内——都被激起，只差一点便要超出忍耐的极限了。

这个话题，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打牌时也聊，喝茶时也说。那位因为养蚕而招得人人都烦的老先生，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罗宾逊先生有东方血统，正在盘算着把她们一家子都娶过来呢。身边的人一如往常，带着极度深沉的脸色摇起了脑袋，觉

得这事儿还有蹊跷。他们也都希望这桩婚事能有个美满的结局——这事儿在面上已经够与众不同的了，但我若是表达什么不怀好意的观点，周围人也不免说我刻薄。可以想见，威利斯家的四姐妹年纪不小，足够靠自己做出判断了。大家也都明白，这事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那一天终于到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8点还差一刻的时候，两辆带玻璃窗的马车驶到了威利斯家四姐妹家的门前。10分钟之前，罗宾逊先生已经乘坐小车先期抵达。他上身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外套，下身穿一条两边都开了褶的粗绒布裤子，白颈巾、轻便舞鞋、礼服手套一应俱全。从他举手投足的姿态来看——那是从戈登广场23号的女佣口中听说的，她那时正在扫门阶呢——罗宾逊先生当时既紧张又兴奋。从那位女佣的描述中还得知，为罗宾逊先生开门的那位厨师，戴着一个大得出奇的白领结，他头上戴的头巾，可比普通厨师戴的帽子看着顺眼多了。要知道，这一风格的妆饰，威利斯家的四姐妹可从来只让女仆们佩戴。

这则消息很快就在邻里间传遍了。大家心照不宣，这个无比重要的时刻总算到来了。整条街的人都挤到了自家一楼、二楼的百叶窗前，屏息凝视，翘首以盼惊喜揭晓的那一刻。

威利斯家的四姐妹总算打开了门，第一辆玻璃马车的门也随即打开了。两位先生和一对女士走下了马车——毫无疑问，是这家的朋友。他们踏上台阶，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第一辆马车随即离去，第二辆紧跟上来。

屋门又打开了，整条街的兴奋劲儿又一下升到了顶点——出现在门口的，是罗宾逊先生和四姐妹中的大姐。“我早料到了，”住 19 号的那位女士说，“我一直都说吧，肯定是威利斯大姐！”“哎呀，我可没料到！”住在 18 号的那位年轻姑娘，朝着住在 17 号的年轻姑娘蹦出一句。“你怎么可能猜到啊，亲！”住在 17 号的年轻姑娘又对住在 18 号的女士回了一句。“简直太可笑了！”住在 16 号，谁也不知道她多大岁数的老姑娘也大喝一声，参加到讨论之中。但是戈登广场下一刻的诧异劲儿，又有谁能描绘呢——只见得罗宾逊先生手扶着威利斯家的四姐妹，一个一个登上了玻璃马车，自己则蜷缩在马车狭小的一隅。马车一路轻快地前行，跟上了前面一辆玻璃马车；前面那辆玻璃马车也轻快地前行，直奔教区的教堂而去！谁又能想见牧师那惶恐不安的神色呢，因为他看着威利斯家的四姐妹一道在圣餐台前跪下，一遍遍重复着婚礼时要念的誓词。谁又能想见那是多么混乱的场景呢——即便是进行调整，规避困难之后——因为在仪式的最后，

威利斯家的四姐妹一齐变得歇斯底里，最后这神圣的建筑之中，四处都回响着四姐妹整齐的哭声！

那一出让人过目不忘的场景之后，四姐妹和罗宾逊先生继续居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嫁给他的那位姑娘——甬管是谁——也从来没有脱离其他 3 位姐妹，独自一人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至于邻居们能不能猜到哪位才是正牌的罗宾逊夫人，我们也不甚了了；但是我们都能想见房子里那愉悦的气氛，即便最最和谐的家庭，也不可能指望永远拥有如斯的场景。12 天就这样过去了，这条街上的人们，也仿佛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谈及这一话题，也隐隐地多了几分自信。他们都想知道，罗宾逊太太——其实就是四姐妹中的小妹——到底过得怎么样。每逢早上九十点之时，仆人跑上楼去，听候“女主人”的差遣时，她们总急切地询问罗宾逊太太今早感觉如何。仆人的答案永远是：“罗宾逊太太向大家问好。她现在精神非常好，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只是那房子里再没有钢琴声传来了，针线活儿也被搁到了一边，画笔再也没人拾起；整个家庭最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就是一起手工制作女衣、女帽，虽然规模并不算大。客厅也没有从前那般整洁了，你若是一大清早就去拜访，就会看见桌上乱作一团，就用一张旧报纸盖上——有一两顶小得出奇的帽子，若说那帽子是为普通大小、带着马蹄铁状蕾丝的洋娃娃准备的，那倒算是大的了。也许还有一条白色的长裙，周